



# 哨猴之死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·动物绿丛林·

# 哨猴之死

本社编



新蕾出版社

·天津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哨猴之死/新蕾出版社编. - 天津:新蕾出版社, 2001.1  
(动物绿丛林)

ISBN 7-5307-2491-6

I. 哨...

II. 新...

III. 儿童文学-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8384 号

---

出版发行: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om

地 址: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(300020)

电 话:总编办(022)27301675

发行部(022)27221133 27221150

传 真:(022)27301675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:130 千字

印 张:6.25

版 次: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

定 价:8.00 元

---

## 编 者 的 话

这是一套描写自然界各种动物为了生存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竞争、和人类竞争，以及和其他群体竞争的动物小说集。

书中塑造的各种动物形象，除生动地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、生存特点之外，作品本身还强烈地体现出深刻的主题思想。每篇作品的动物形象，都各具特色和性格，使之更具备艺术魅力。同时，各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很有可读性。

本套书共六册，包括《野猪王》、《哨猴之死》、《大黑狗和小狐狸》、《智擒白尾狼》、《冰山上的褐马鸡》、《黑花牛复仇》。

# 目 录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哨猴之死·····    | 胡则丘 | 1   |
| 擒鳄手·····     | 梁 泊 | 10  |
| 奔向狼群的骆驼····· | 朱新望 | 18  |
| 怪圈儿·····     | 卢振中 | 32  |
| 激战巨蟹岛·····   | 蔡振兴 | 48  |
| 瞎眼狐清窝·····   | 沈石溪 | 55  |
| 飞箭取蜜·····    | 乔传藻 | 64  |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黑狼·····      | 崔晓勇 | 69  |
| 荒野·····      | 牧 铃 | 82  |
| 花面母灵猫·····   | 沈石溪 | 100 |
| 猫头鹰哈鲁·····   | 梁 泊 | 114 |
| 细角牛·····     | 乔传藻 | 125 |
| 智擒偷蛋贼·····   | 蔡振兴 | 132 |
| 狐谷·····      | 蔺 瑾 | 136 |



# 哨猴之死

胡则丘

这是一块小小的沙丘，小到只有几张方桌大，是在原始森林神农架的边缘上，是猴群经常出没的地方。猴王杀肯带着它的猴队在这里刚刚举行了哨猴巴卡隆重的葬礼。沙丘上还竖着一杆“旗”。

风吹来，“旗杆”微微摆动，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复活了。

猴队才离去不久，未走多远，可清楚地看到这杆“旗”。猴王杀肯心事重重地慢吞吞地走在队伍的最后，三步两步一回头，看那“旗杆”会有什么变化。

“旗杆”飘动了！那金黄色的扫帚似的“旗杆”飘动了！猴王杀肯看得真切，不错，的确是飘动了。这正是它所衷心企盼的。



它忍不住大叫一声，猛地折转身去，那声音听来是惊奇，也是高兴。

猴队所有成员不约而同地跟着折转身去，刷刷地，整齐地，无一例外，也跟着猴王叽叽吱吱地叫着，扑向“旗杆”。

猴王杀肯率先靠拢“旗杆”，看着“旗杆”还在摇，哗哗地，一阵傻笑，又尖叫了一声，向它的队伍发出了命令：“扒！”

群猴一齐动手扒起来。那一双双毛茸茸的“手”就像一把把小挖锄，一下把沙丘扒平，渐渐挖了个深潭，将一个毛茸茸的金色的东西

掀了出来——

那是哨猴巴卡。

巴卡僵硬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，猴哥们怕它是假死，将它翻过来，推过去，还是一动也不动。死了，真的死了，永久地死了，没有活过来。猴王杀肯俯下身子，伸出发颤的“手”，将巴卡全身摸了个遍，在它松弛





的毛发里搓揉，除了抖搂出来一些黑黑的芝麻米米，其他什么也没发现。它无可奈何地大叫一声，把巴卡的尸体推下沙坑。

这一声叫得很凄厉，猴哥们也凄厉地叫着，又动手向沙坑掀沙子，将巴卡重新掩埋起来，只有那尾巴仍高高地竖在空中，就像沙丘上竖着的一根显眼的“旗杆”。

猴王杀肯又带领猴队缓慢地依依不舍地离去，不时地回头看看。

风乍起。“旗杆”又飘动起来。这回猴王无动于衷，没有尖叫，没有返身，它知道是风吹动的，哨猴永远不会活过来了。只能让它在记忆里留下永久的纪念。它慢慢地走着，脑海里





不住地翻腾，跟踪着巴卡的影子，寻觅，寻觅……

巴卡生下来就特别顽皮。不管是不是它的爸爸妈妈它都要爬上脖子亲个脸儿；树上摘果子什么的，它特别勇敢，手脚也快得惊人，在树林里打秋千可评上全猴队的冠军。那机灵劲儿就别提了，一双圆眼睛和一对小耳朵都特别管事，有一点儿异常的响动总是它最先发现，最先向部落发出信号，所以从小被猴王选中做哨猴苗子培养。

一次它独自走出大森林玩耍，猴王在后面悄悄地跟着，保持一定距离。它玩着玩着来到了一户山民的后坡，肚子饿了，好奇地搜寻新鲜食物。它鼻子最灵跟也特尖，在一堆矮树丛下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金黄的掏空了心的大南瓜，南瓜蒂儿处挖了一个小洞，从洞口向南瓜肚子里看去，嗨，真走运，真棒，南瓜空心肚子里横搁着一个又圆又大的苞谷托，这正是难得的理想的美餐。它定神看看左右无人，谅也没有什么危险，喜滋滋地伸进小“手”去拿。但苞谷托横搁在南瓜肚子里，加上它握紧的拳头，体积更加增大，怎么也拿不出来。又舍不得松手。连南瓜一起提更提不动。它正要想别的办法，突然猴王在远处大叫一声，巴卡丢了苞谷托就跑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大铁丝筐罩了下来，幸得巴卡先走一步，罩筐才压着它的长尾巴尖儿，它使劲儿一拖，得以脱身，没有落人猎人设下的诱捕圈套。为此猴王左右开弓的耳光打得它两颊红肿了半月……

现在它已长成半大的猴孩。有一个金丝球似的漂亮的机灵的脑袋。全身厚厚的金丝毛衣特别好看，绒球似的，轻轻吹口气就翻起波浪。特别是那条长长的狮子形尾巴，高高举起



就像船上的旗杆似的，太帅了！它不愧是这支珍贵的金丝猴家族里最杰出的后代，早已成了这支猴队的职业哨猴。

这天风清气爽，猴王杀肯情绪极佳。它悠悠然带领猴队到悬崖边玩耍，觅食。发现高高的悬崖下有一块庄稼地，外面是一条奔腾的小河。庄稼地里地瓜正在成熟，足够它们猴队几天的副食。“全把它摘走。”猴王这么想着，立即布置了摘走的办法：它一只“手”挂在悬崖的大树枝上，另一只手吊住另一只猴，“手”攀“手”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挽着一个的“手”，从悬崖顶端向下延伸，组成了一根用猴群连接的“绳索”，这“绳索”一直伸至崖底，从底下摘取地瓜，然后往上递，摘取一个，递上一个，一直传递到悬崖顶端，经过十几只猴哥们的“手”，谁也不敢先吃一个，乱咬一口。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显示出这支猴队是训练有素的纪律严明的队伍。

地瓜还在一个一个地向上传递，传递……

这时哨猴巴卡正在远处放哨。它选择了最好的位置，蹲在山路旁的一棵大树上，鼓起一对乌黑的圆溜溜亮晶晶的眼睛监视那路，一眨也不眨。它当哨猴是年轻的老资格了，放过多少次哨都未出问题，当然取得了猴王的信任。只要有巴卡在放哨，猴王杀肯就放心地让猴群做着它们想做的一切事情。

巴卡蹲在树上注视着那条路。它知道那是猎人到瓜地去的必经之路。它的眼神一点儿也不敢“打野”，一双“手”爪子却怎么也闲不住，不停地在身上搔痒，捉跳蚤往口里丢。它感到肚中饥饿了。大队人马偷摘的地瓜它看得到摸不着。饥饿感越来越强烈，肚里在咚咚地打着空心鼓，实在难受。它本能地“打”起“野”来，东张西望寻找食物。突然，它发现在树底下



不远处，有一块开阔地，地里种着密密麻麻的芝麻，正是成熟季节，炸破了肚皮的芝麻颗儿露出饱满的乌黑的芝麻米米，嘿，原来是宝贵的黑芝麻！

巴卡偷吃过农家的芝麻，知道它是什么滋味儿，看着看着就流涎了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动，一时忘了哨猴的职责，不由自主地傻乎乎地几下跳到芝麻地里，吃了个自由自在。饱餐之后还想带走，好给猴王和猴哥儿们品尝个够。

眼下赤手空拳，身上又没有口袋，芝麻怎么个带法？不愧是绝顶聪明的巴卡，它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：匍匐在芝麻秆下，将全身金黄色的毛衣松开，双“手”挽着芝麻秆儿猛摇，黑芝麻米米就如细雨般落到它的毛衣里，一会儿就装满了全身，也可以说全身都包裹着芝麻。沉甸甸地，走路都摇摇摆摆，好像是一个全身臃肿的胖贵妇人。

正当它洋洋自得之时，突然听到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如晴天霹雳，炸得它脑袋一嗡，凭它的经验能准确地判断枪响的方向，是在悬崖。糟了！出事了！大祸临头了！不得了哇！它知道这时发出信号已经迟了，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只有急急逃跑去追赶队伍，接受猴王的惩罚。

它赶上队伍，一眼看到的就是猴王身上的血迹。还有两个心爱的小兄弟也不见了。

损失太惨重了！它无地自容，怕看猴王的眼睛。而猴王杀肯愤怒的眼睛正好盯着它。它吓得全身抖动起来，抖得毛衣里的芝麻米米撒落满地。

猴王杀肯见着芝麻米米，明白了一切。愤怒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龇牙咧嘴，看那样子一口就能把它咬死，吞掉。它闭



上了眼睛，心甘情愿地等待猴王和弟兄们的血腥惩罚。

然而出乎意外，猴王没有立即扑向巴卡，只眼泪潸潸地大声呼叫，是呼叫那两个失去的孩子。它忍着伤痛，气得在地上打起滚来。它的伤势很重，血流满地。那是为了掩护猴队撤离而挨的猎人的子弹。它手臂受伤也没丢掉下而的“猴索”。此时它痛苦万分，昏死过去。众猴儿嚎啕大哭起来。

巴卡以为是猴王死了，吓得一声惨叫，显出一脸极端难受的神态。它惭愧，悔恨，捶胸顿足，在心里骂自己：“我该死，我真该死！如果不是我贪吃，猴王怎么也不会挨枪，小兄弟也不会丢失！猴王没有惩罚我，我应该自己惩罚自己，以死来赎回过错，求得猴王和哥儿们的宽恕。”

巴卡这么想着，打定了主意，趁大伙儿正在呼叫猴王之时，突然起身一跃，倒吊在树上，像打秋千似的，脚使劲儿往树干上一撑，昂起脑袋朝巨石上猛地撞去，撞去……

等到猴王苏醒过来，见巴卡已是脑浆迸裂，血淋淋的，撞死在树下。不知怎的，猴王这时倒怜悯起巴卡来。它还未成年啊，还不完全懂事，贪玩贪吃是它的天性，也怪自己平时对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太宠爱，太娇惯了，才酿出这种事来。巴卡这样死了太可惜，我们要为它举行隆重的葬礼，表达哀思。

它哀哀地对着猴群叫了几声，群猴哀声连连，好似奏起了沉痛的哀乐。它一挥“手”，群猴忙碌起来，有的搬来树枝，有的采来藤条，有的摘来野花，有的唱起哀歌，伤心地抬着巴卡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缓缓地向沙丘走去。

在沙丘上把巴卡轻轻放下，猴王将队伍集合起来，排成长长的两列，向巴卡的遗体告别。跟着就哀叫着，那是合唱的哀歌。



隆重的葬礼过后，才一齐动手挖起坑来，猴王轻轻摸摸巴卡的尾巴，还是热的，软的；又闻闻它的鼻息，实在没有气儿了，真的是死了，才命令将巴卡抬进沙坑，盖上层层沙土。

做了这一切之后，猴王总还是有点儿不放心，它总怀疑巴卡没有死，总希望巴卡能够活过来，要留点儿标志在外面。便亲自动手，将巴卡的尾巴扒出来，高高地竖着，像平地升起的一根小旗杆。



巴卡终究没有活过来。巴卡又被深埋了。

猴队里的哀泣声并没有停息。它们是叹息死去了一位可爱的小兄弟呢，还是被哨猴巴卡的自责精神所感动？虽然没



有语言，它们也许会永远记住这位小兄弟。

亲爱的小读者，你也不妨猜猜，不然，就去问猴王杀肯吧，它会用眼神如实告诉你的。

（插图 李风雨）



## 擒 鳄 手

梁 泊

—

**夜**色一片漆黑，只有畦埂下的水田里，泛着灰白色的光。

阿根挑着两只空荡荡的筐，走在畦埂上。他下午进城送了一趟菜，偏巧大戏院里演电影，阿根买了一张票，坐在椅子上看起来。本来盘算好了，看一会儿就走，可那打斗片很精彩，他几次欠起屁股，结果又坐下了，等看完全场，已经满天星斗了。

夏日的夜晚，凉风习习，倒也好走夜路。

阿根哼着小曲儿，脚步轻快地走着。出了县城，沿着野人山往右拐，跨过石拱桥，就是田间小路了。

青蛙“呱呱”叫着，此起彼伏。稻田里，



什么地方渗水，发出汩汩的响声。一只水老鼠，从阿根脚下跑过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跳进水中去了。

再往前走，是一条小河，河道不宽，它把几个池塘连起来，使地形变复杂了。阿根一会儿走在河堤上，一会儿又进入茂密的苇丛。

前边传来几声“嘎嘎”的鹅啼。阿根知道，那是通宝爷家的鹅群，白花花的一片，趴伏在河坡上夜栖。通宝爷是个老光棍儿，没儿没女，受了多半辈子穷，两年前，才办起了鹅场，转眼间，就富了起来。

通宝爷富了不忘众乡亲，经常帮助乡亲们。乡亲们在衣食住行上，也都照顾他。

阿根走着，突然，鹅群那边传来一阵骚动，鹅们“扑棱棱”拍着翅膀，“嘎嘎嘎嘎”叫起来，几百只大鹅，拥下小河，钻到水葫芦丛中去了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阿根加快了脚步，他感到情况有点儿不妙，好像有人偷鹅。

“喂！哪个在鹅群里？”他跑了几步。

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黑东西，背上凸起一道棱，满身疙瘩，正咧着大嘴吞食一只白色的鹅。那家伙有点儿狼吞虎咽，囫圇个儿把鹅吞进嘴，一根羽毛也没剩。

阿根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一条巨鳄啊！

扬子鳄在这儿已经濒临绝迹了，这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而且，扬子鳄的个子比这家伙要小得多，阿根是看见过的。

白鹅在河中惊慌失措地叫着。巨鳄旁若无人地吃着。

阿根放下筐，抽出扁担，高高举在头上，壮着胆子，朝巨鳄





接近，他想好了，要击中巨鳄的脑袋，让它不死也得伤。

“嗨——”阿根咬牙切齿地砸下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扁担断了。巨鳄猛甩一下尾巴，扫中了阿根手中的半截棍子。阿根便横着飞了出去。

待他爬起来时，巨鳄不见了，远处传来一阵沙沙声。



## 二

通宝爷正在发愁。

一连几天夜里，他连续丢了四五只大鹅。说是被人偷了，不像，自古贼不走走空，哪个小偷不贪心，既然得手了，哪儿有就偷一只鹅的理？说是被黄鼠狼掏了，又没留下一根羽毛，何况一只鹅重十几斤，多少只黄鼠狼才能吃光？

“真是活见鬼了！”通宝爷皱着眉头喝闷酒。